

通鑑史料別裁

第七册

資治通鑑補

一〇四——一四四卷

首都圖書館編輯
學苑出版社出版

(明) 严衍 撰

资治通鉴补

一〇四
四四卷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四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晉紀二十四 起元元七年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中

預太元元年 秦苻堅建元十一年是歲代亡 春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皇太后下詔歸政復稱崇德太后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臨朝以會稽內

史郁悒為鎮軍大將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 浙江東五郡謂會稽東陽餘姚

永新 徐州刺史桓冲為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諸軍事

豫江之六郡謂豫州之廬陽淮南 廬江安豐廣城及江州之壽陽也 自京口徙鎮姑孰謝安欲以

王蘊為方伯故先解冲徐州乙卯加謝安中書監錄尚書事 是

月秦高陵縣民穿井得龜大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字秦王堅

命作池養之後死藏其骨于太廟其夜幽承高廟夢龜謂之曰我

之出也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順命秦庭即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

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 二月辛卯秦王堅下詔

曰朕聞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士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相常謂

帝王易為自丞相違世鬚髮中白每一念之不覺酸慟今天下既

無丞相武政教淪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 三月秦

兵寇南鄉拔之山蠻三萬戶降秦 自春秋之時伊洛以南巴夷漢

公十六年庸人秦靈靈以叛楚庸則漢之上庸縣也哀公四年楚

人襲梁及霍以圖蠻氏執蠻子赤梁則漢河南之梁縣也則梁縣

南之霍陽山也漢帝用巴金蠻以定三秦則板蠻蠻也後漢梁

遵攻新城蠻柏華蠻成帝時秦狄蠻氏之聚諸也其後又有

至豫南郡豫江夏蠻蠻以西中蠻巴夷之西山 夏五月癸丑

地震 甲寅大赦 涼州自張天錫嗣位之後災異屢見姑臧北

山楊樹生松葉西苑北鹿牛角東苑銅佛生毛延興地震陷裂水

出西平地震五十日又火然于地中三十餘所而天錫荒淫不已

好遊宴園池校書祭酒索商上書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

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

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汙之吏逢颶風

則惡克伐之徒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其辭辭拒

諫如此初天錫之殺張龜也劉暉及安定梁景皆有功 事見一百

五年二人由是有寵賜姓張氏以其子為己子使預政事天錫荒

於酒色不親庶務黜世子人懷而立嬖妾之子大豫以焦氏為左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 晉紀二十四

夫人人情憤怨從弟從事中郎惠更切諫不聽秦王堅聞之下

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荀

茂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 河水

成郡東北為西河 尚書郎閭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

王命即進師撲討是時秦步騎十三萬軍司段鏗謂周城曰以此

眾戰誰能敵之城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 考異曰姚萇曰呂光何

十萬旌旗數百里戰騎日服眾力何如姚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

故建元十八年二月姚萇反徙姚于九月九月呂光發長安故

知在茂州時今 又命秦州刺史拉池河州刺史李壽涼州刺

史王統帥三州之眾為苻萇後繼秋七月間負梁殊至姑臧張天

錫會官屬謀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

徐爲之計此屈伸之術也眾皆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於海內
今一旦委身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
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
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閭負梁殊曰君欲生歸乎
死歸乎殊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
不中不與我同心者也其母嚴氏泣曰秦王以一州之地傾制天
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戢行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
以葭爾一隅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不聽使龍驤
將軍馬建帥眾二萬拒秦秦人聞天錫殺朝臣梁殊八月梁熙姚
萇主統李壽濟自清石津攻涼驍烈將軍梁濟于河會城降之志允吾縣有清石津水注河至允吾與大河會者清石津有青巖山之下河會城在二河之會與允吾吾縣隔河甲申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三

馬建

苟萇濟自石城津開關曰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漣縮城拔之馬
建懼自揚非退屯清涼水經注遼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東南流逕武城西北三百餘里天錫又遣征東將軍督涼州梁殊帥眾三萬軍
於洪池天錫自將餘眾五萬軍於金昌城金昌城在赤岸西北安西將軍敦
煌宋皓言於天錫曰臣畫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
降之天錫怒貶皓爲宣威護軍屬武太守辛章曰張寔分金城之合民移屬廣武郡宋白曰蘭州廣武縣本漢武郡馬建出於行陳必不爲國家用
苟萇使姚襄帥甲士三千爲前驅唐寅馬建帥萬人迎降餘兵皆
散走辛卯苟萇及常據戰于洪池據兵敗馬爲亂兵所殺其屬重
儒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入將禁旅十總死兵寵
任極矣今卒困于此吾之死地也尙安之乎乃就帳免胄西向

稽首伏劍而死秦兵殺軍司席仍癸巳秦兵入清涼天錫遣司兵
趙允哲帥眾拒之秦兵與充哲戰于赤岸大破之水經注河自赤岸北流謂之河東岸秦州記曰抱罕有河東岸俘斬三萬八千級充哲死天錫出城自戰
城內又叛天錫與數千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天錫素車
白馬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苟萇釋縛焚輿送于長安惠帝永壽元年張軌在涼州刺史蓋有涼土共涼州郡縣悉降于秦張駿初立時涼州諸曰
劉新婦縶米石新婦炊殺其蕩蕩張兒張兒食之口正披解者
謂劉曜石虎並來伐涼不克至堅而降之也九月秦王堅以梁熙
爲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餘皆按堵如故封
大錫爲歸義侯拜北部尚書秦書十六卷春秋作比部尚書秦兵之出也先爲天錫築第于長安至則居之以天錫晉興太守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馬建

隴西彭和正爲黃門侍郎治中從事武興縣尉敦煌太守張烈爲
尚書郎南正十六國春秋蘇唐下有爲字謂以蘇唐爲敦煌太守故仍依通西平太守金城趙凝爲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爲高昌太
守高昌漢書師之高昌也張氏始置郡後爲高昌郡唐以其地置西州餘皆隨才擢敘梁熙清儉
愛民河石安之以天錫武威太守敦煌索泮爲別駕宋皓爲主簿
西平詳議起兵攻秦熙以皓爲折衝將軍討平之桓沖聞秦攻涼
州遣兗州刺史朱序江州刺史桓石秀與荊州督護桓胤遊軍河
漢爲涼州聲援又遣豫州刺史桓伊帥眾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
泛舟淮泗欲提秦以救涼聞涼州敗沒皆罷兵初哀帝減田租
畝收二升見一百一至是除度田收利之制王公以下口稅米
三斛錮在役之身冬十月移淮北民於淮南畏秦故爲劉衛

頭世跨湖北中分區域東賓穢貊西引鳥孫控弦百萬虎視雲中
爰命兩師分討黠虜役不淹歲窮殄二兇倖降百萬關土九千五
帝之所未寶周漢之所未至莫不重譯來王懷風率職有司可速
班功授爵戎士悉復之五歲賜爵三級於是加行唐公洛征北將
軍以鄧羌為并州刺史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
其強大務勝不休北戎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遠相望兵疲
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仁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秦
慕容垂為冠軍將軍時紹之叔父也叔仁垂字也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初秦人既克
涼州議討西降氏羌西降氏秦人也秦王堅曰彼種落雜居不相統壹不
能為中國大患宜先撫諭征其租稅若不從命然後討之乃使驍
中將軍張甬前行宣慰庭中將軍魏曷飴帥騎二萬七千隨之曷

賈治通鑑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七

賈治通鑑通鑑

飛忿其恃險不服羅兵擊之天原而歸堅怒其違命鞭之二百斬
前鋒督護儲安以謝氏羌氏羌大悅降附貢獻者八萬三千餘落
雍州士族先因亂流寓河西者皆聽還本劉康仁招撫離散恩信
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與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
高天下之志必能恢復祖業汝曹當謹遇之秦王堅賞其功加廣
武將軍給麾幢蓋劉衛辰辰在康仁之下殺秦五原太守而叛
五原郡也魏書有異其地于荒外秦復置郡焉二州 康仁擊衛辰破之追至陰山
北千餘里獲其妻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桑乾
魏代郡晉書拓跋珪後置桑乾郡屬朔州善陽縣界久之堅以
衛辰為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代來城在北河西蓋秦
者居此是歲乞伏司繁卒國仁立

丁太元二年秦苻堅建元十三年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貢於秦
新羅弁韓苗裔也居漢樂浪地其俗曰新羅本辰韓種魏時為
盧國晉宋曰新羅其國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兼有沃沮不耐韓
地趙故將作功曹熊遵屢為秦王堅言石氏官室器玩之盛堅以
遵為將作長史領將作丞大脩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慕
容農私言於慕容坐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頽靡今又重
之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富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
天意時不可失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震垂第二子也年九歲
問太史令黃泓曰俗稱參辰相見難人相食何也泓曰昔高辛氏
有二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沈日尋干戈自相征討後帝不臧使閼
伯主辰實沈主參別而離之相見則爭故代傳云然農曰星宿者
天之象憎惡者人之情人情豈能主使天象敢問二子之前參辰

賈治通鑑通鑑

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八

賈治通鑑通鑑

云何泓不能對遂其奇之 桓豁表兗州刺史朱序為梁州刺史
鎮襄陽 閏三月壬午地震 夏五月丁丑地震 秋七月丁未
以尚書僕射謝安為司徒安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
五州諸軍事丙辰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桓豁卒豁時譽雖不及
弟冲而甚有器度但遇強寇故功業不建冬十月辛丑以桓冲都
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以冲子嗣為江州
刺史又以五兵尚書王蘊都督江南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征西司
馬領南郡相謝元為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嗣少有
清譽與豁子石秀並為桓氏子姪之冠其在江州莅事簡約修所
住齋應作板橋嗣以茅代之桓冲以秦人彊盛欲移阻江南此江
上明乃上疏曰自中興以來荊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溫以石

虎死經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屏陵縣界地名

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迭死則舊郢以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

路去不遠乘其疲墮撲弱為易於是自江陵徙鎮上明晉末上明郡屏陵縣界水經註上明城在枝江縣其地東鄰北陵大江江紀校分東入大江縣治湖上故以枝江為稱杜佑曰王明即今江陵縣縣界所屬也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詔議參軍楊亮守江夏王

王蘊固議徐州謝安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蘊乃受命沖在荊州聞南陽劉驥之名請為長史驥之不屈沖乃親到其家驥之手樹條桑使者致命驥之曰使君既在舊光臨

方先詣家君沖聞大愧于是乃造其父父命驥之然後方還拂短

黃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 晉紀二十四

九

出補

得與沖言話父使驥之自執壺供賓沖敕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從

者非門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暮乃還長沙鄧粲少以高潔著名與驥之同志友善不應州郡辟命沖備禮肅恭辟為別駕粲感其

意乃起應命驥之謂之曰卿道廣學深眾所推仰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曰足下可謂有志于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

市亦可隱在我不在物驥之無以難驥之字遣民冠冠之族信義著于羣小凡廝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造去驥之家百餘里

有孤姥病將死嘆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驥之聞其言即為之殯葬好遊山澤志存逸適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

一湖水之南有二石國焉一園閉一園開水深廣不得度欲還迷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既而更詣尋訪終不知處也 初中

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情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掌機權情優

遊散地常憤邑形于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元應詔超聞

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還眾舉親元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眾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其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

其任是以知之履以皮為之 屐以木為之元慕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

畏之 王寅護軍將軍散騎常侍王彪之卒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卒時年七十三初謝安欲增修宮室

彪之曰中興之初創東府為宮東府在建康 臺城之東殊為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城帝止蘭臺都坐蘭臺在臺都坐 御史臺官會坐之地殆不

蔽寒暑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為儉比之初過江則為侈矣

今寇敵方強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耶安曰官室弊陋後人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修

室屋為能耶安不能奪其議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 十二月臨海太守郗超卒超字嘉賓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勝拔善

談論義理精微所交友皆一時美秀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賈賤為誄者四十餘人性好人懷遠有能辭榮拂衣者必

為之起室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而遁殊重超以為一時之倡初超黨

于桓氏以父愐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宋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慙為慚我死之後若天損眠食可呈

此箱不爾即焚之既而情果哀惋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愷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元太元三年秦苻堅春二月乙巳作新宮帝移居會稽王邸

秦王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武衛將軍苟萇尚書慕容暉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荊州刺史楊安

帥樊鄧之眾爲前鋒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南陽郡魯陽縣在魯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眾五萬出南鄉鎮

襄陽夏四月秦兵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爲虞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

船百餘艘以濟餘軍長樂公丕督諸將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爲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

實治這卷一百四十四晉紀二十四

人城桓沖在上明擁眾七萬憚秦兵之強而不敢進不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眾十倍於敵糧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

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魚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不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 秋七月

新宮成辛巳帝入居之謝安欲使王獻之題太極殿榜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淺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章仲將懸

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謂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甯有此事使其果爾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獻之羲之子也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

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

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曰吉人之辭寡嘗夜臥齋中有偷兒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瑱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

走七八歲時學書讀之常從後掣其筆不得欺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當書壁爲方丈大字義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謝安嘗問君書何如君家嘗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外人那得知嘗經吳郡聞顧辟無有名固先不相識棄平肩輿徑入時辟置

方集賓友而獻之遊歷既畢勞若無人辟慨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伶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又嘗遊會稽云從陰山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接應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微之亦卓犖不羈吳中

一士大夫家有竹欲觀之便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微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微之更以此贊之盡歡而去嘗寄居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微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四晉紀二十四

無此君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壁皓然獨自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前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微之曰本藥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 秦兗州刺史彭超請攻沛郡太守戴逵於彭城且曰願更遣

重將攻淮南諸城爲征南基劫之勢征南將軍時督諸軍攻淮南諸城爲征南基劫之勢東西並進丹楊不足平也秦王堅從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石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邵

保帥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淮陰盱眙前漢城屬臨淮郡後漢以淮陰屬廣陽郡超越之弟
係羌之從弟也郡羌見一百一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

種之帥眾五萬鎮姑孰以禦秦兵秦梁州刺史韋鎮固魏興太

守吉挹于西城扼耶之孫也杜佑曰金州西城縣南九里吉

月秦王堅與羣臣飲酒以祕書監朱彤為正正也人以極醉為限

祕書侍郎趙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干少志曰軒

星曰酒池酒官之望也此曰天垂酒池則曰垂矣池當作甘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

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後則又曰覆秦西秦探麥東齊秦封夏發

鼻納心迷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宴羣臣禮飲而禮

侍君宴不秦涼州刺史梁熙遣使入西城揚秦威德冬十月大

宛獻汗血馬朱翼五色鳳騰身秦王堅曰吾常慕漢文帝之為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十四 恩補錄

人用千里馬何為命幸臣作止馬之詩而反之巴西人趙寶起

兵涼州自稱西涼校尉巴郡太守秦豫州刺史北海公重鎮

洛陽謀反秦王堅曰長史呂光忠正必不與之同即命光收重鎮

車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重洛之見也十二月秦御史中丞李

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眾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

徵下廷尉秦王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帥已淹時不可

虛返其特原之令以成功贖罪使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

賜丕劔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復持面見吾也周虓在秦密

與桓冲書言秦陰計又逃奔漢中為追騎所獲左右皆請殺之堅

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以成其名耳赦而不

問是歲天鼓鳴

元太元四年秦苻堅建元十三年春正月辛酉大赦秦長樂公丕等得詔

惶惑乃命諸軍并力攻襄陽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詔陽平公融

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為後繼陽平公融諫

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

親勞大駕乎末有動天下之眾而為一城者所謂以隨侯之珠彈

千仞之雀也呂氏春秋曰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林笑之所

之其後蛇含珠以報之徑盈寸純白用重所費輕也搜神記曰隨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

而夜光可燭堂故歷世稱隨侯珠焉梁熙諫曰晉主之暴末如孫

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

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轅轅遠

幸汨澤乎下澤之地曰汨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帝

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堅乃止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十四 恩補錄

帥眾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連破秦兵秦民引

退稍遠序不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于秦請

為內應長樂公丕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秦

王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李伯護為不忠斬之秦將軍慕

容越拔順陽太守譙國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堅以中興

將軍梁成為荊州刺史配兵一萬鍾襄陽選其才望禮而用之完

是秦太史奏有星見于外國之分當有聖人輔中國得之者昌堅

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釋道安方欲致之以輔朕竝遣

使求之至是破襄陽乃獲道安又聞習鑿齒以腳疾廢居里巷乃

與道安俱輿而致焉與語大悅乃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

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蓋譏鑿齒之跋也鑿齒先為

桓溫別駕使于京師時簡文帝輔政見而重之及還溫問桓王如
何答曰生平所未見遂大忤溫旨出爲豫陽太守鑿齒知溫覬覦
非望乃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于晉愍帝于三國時
以蜀爲止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彊也溫益惡之遂以足疾廢棄焉
道安者常山人也師事佛圖澄澄以石氏之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
餘人渡河南遊襄陽鳩摩羅什在西域聞安風範謂是東方聖人
洵安生而左臂有一皮團腕可得上下而不可出手人謂之印手
慧薩鳩摩羅什天竺人也其書載印手羅其好也作其世爲國相爰爰聰慧
有美節將嗣相位乃辭遁出家龜茲王聞其名迎爲國師王妹才
哲明敏諸國交聘並不許及見安心欲當之因適以妻焉什在胎
時其母悲解倍常年七歲與母俱出家日誦三萬二千言義亦白

通及長冲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其疑之然什自得于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化諸學者皆共師焉龜茲王令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什踐而登焉 桓冲以襄陽陷沒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詔免劉波官俄復以爲冠軍將軍秦以前將軍張蚝爲并州刺史 兗州刺史謝元率眾萬餘救彭城軍于泗口欲遣使報戴逵而不可得 逵音部 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趣彭城元遣之泓爲秦人所留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軍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輜重於畱城 造縣城也自吳以來屬彭城郡 謝元揚聲遣後軍將軍東海何謙向畱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戴逵帥彭

城之取隨謀奔元超遂據彭城考異曰魏元惠云河謙進解彭城紀及諸傳皆不言此年彭城陷蓋又云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成帝又云超分兵下邳留徐爽守彭城至七月以毛當爲徐州刺史種下邳是二城俱陷也雷寬州治中徐懷守之南攻盱眙俱難克淮陰間邵保戍之三月壬戌詔以彊場多虞年穀不登其供御所須事從儉約九親供給眾官廩依權可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天疫癸未使右將軍毛穆之帥眾三萬擊巴中以救魏興巴中郡前鋒督護趙福等至巴西爲秦將張紹等所敗亡七千餘人穆之退屯巴西蜀人李烏聚眾二萬圍成都以應穆之秦王堅使破虜將軍呂光擊滅之夏四月戊申車鍾拔魏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川閉口而

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明史高密或丁穆字彥達吉挹字祖冲挹參軍史穎得歸得拒臨終手疏詔贈益州刺史。秦毛當主顯帥眾二萬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拔盱眙執高密內史毛瑛之高密僞泰兵六萬圍幽州刺史田溶于三阿。晉僞署南齊并北西州于江北三阿今寶應平則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涂台石安之弟也右衛將軍毛安之等帥眾四萬屯堂邑秦毛當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驚潰兗州刺史謝元白廣陵帥眾三萬救三阿次于白馬塘俱難遣其將都頭帥騎道戰元與戰於塘西斬之秦軍大敗丙子元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大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子元進次石梁帥眾五萬攻盱眙難超田戰復敗退屯淮陰何謙解田洛圍進次白馬又與難等合戰

邵係戰死難超退屯淮北元師何謙載遂田洛其追之戰於君川
難超復大敗元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諸葛侃單父
令李郁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又破其運糧難超北走僅以
身免謝元還廣陵詔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秦王堅聞之
大怒秋七月櫓車微超下廷尉超自殺難超爵為民以毛當為徐
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兗州刺史鎮湖陸漢末湖陸故湖陸章
故曰湖陸今在湖陸縣屬山陽郡今屬河南平輿縣王顯為揚
州刺史戍下邳謝安為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安每鎮之以
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支雅
過之 八月丁亥以左將軍王蘊為尚書僕射頃之遷丹陽尹蘊
自以國姻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王顯為揚
州刺史戍下邳謝安為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安每鎮之以
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支雅
過之 八月丁亥以左將軍王蘊為尚書僕射頃之遷丹陽尹蘊
自以國姻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

會稽內史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嘗云酒政使
人人自遠 十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是歲秦大饑

順太元五年秦穆帝五年春正月秦王堅後以北海公重為鎮北大

將軍鎮薊二月作教武堂於渭城漢高帝元年改咸陽曰咸陽武
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後漢書

省石勒置石安縣 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秘書監朱

彤諫曰陛下東征西伐所向無敵四海之地什得其八雖江南未

服蓋不足言是宜簡帳武事增修文德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鬪

之術殆非所以馴致升平也且諸將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兵

而更使受教於書生非所以強其志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於

名惟陛下圖之堅乃止 秦鎮北將軍幽州刺史行唐公洛陽洛陽
洛陽自以

有滅代之功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三月秦王堅以洛
陽為使持節都督益密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使自伊
闕趨襄陽派漢而上洛謂官屬曰孤帝室至親不得入為將相而
常填乘邊鄙今又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止必有陰計欲使梁
成沈孤於漢水耳為立束手就縛為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於
諸君意何如幽州治中平規曰逆取順守湯武是也因禍為福桓
文是也主上雖不為昏暴然窮兵黷武民思有所自肩者十室而
九若明公神旗一建必率土雲從今跨據全燕地盡東海北總烏
桓鮮卑東引句麗白濟挾之土不減五十餘萬奈何束手就微
陷不測之禍乎洛陽袂大雪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
將軍大都督秦王以平規為幽州刺史元龜太守吉貞為長史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王顯為揚
州刺史戍下邳謝安為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安每鎮之以
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支雅
過之 八月丁亥以左將軍王蘊為尚書僕射頃之遷丹陽尹蘊
自以國姻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

遼東太守趙讚為左司馬昌黎太守王蘊為右司馬遂西太守王

琳北平太守皇甫傑牧官都尉魏敷等為從事中郎分遣使者徵

兵於鮮卑烏桓高句麗百濟新羅休忍諸國謂兵三萬助北海公

重成前諸國皆曰吾為天子守藩不能從行唐公為逆洛懼欲止

猶豫未決王蘊王琳皇甫傑魏敷知其無成欲告之洛皆殺之吉

貞趙讚曰今諸國不從事重本圖明公若憚益州之行者當遣使

奉表乞置主上亦不應不從平規曰今事起已露何可中止宜聲

言受詔盡幽州之兵南出常山陽平公必却迎因而執之進據冀
州總關東之眾以圖西土天下可指麾而定也洛從之夏四月洛
帥眾七萬發和龍秦主堅召羣臣謀之北兵校尉呂光曰行唐公
以至親為逆此天下所共疾願假臣步騎五萬取之如拾遺耳堅

大將軍冀州牧堅以諸氏種類繁滋秋七月分三原九嶼武都汧

緩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及至末年疊寵戒鮮卑情於政治整又

援琴而歌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河本自清是誰攪令濁

堅勳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棗布葉垂重陰外雖德棘刺

內實有赤心堅美曰將非趙文業邪然終不從其言九月癸未

皇后王氏崩冬十月九日太宰李遜據交州反秦王堅以左

禁將軍楊壁為秦州刺史尚書趙遷為洛州刺史南巴校尉姜宇

為洛州刺史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於隆平陵十二月秦以

左將軍都貴為荊州刺史鍾義陽置東豫州以毛當為刺史鍾許

昌是歲秦王堅遣高密內史毛瑛之等二百餘人來歸毛瑛之

上四年辛太元六年秦苻堅建元元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

精舍已太元六年元十一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精舍

引諸沙門居之尚書左丞王雅表諫不

從雅肅之會孫也丁酉以尚書謝石為僕射二月東夷西域

六十二國入貢於秦是時四夷賓服漢集關中四方種人皆奇貌

異色晉人為之題曰謂胡人為側鼻東夷為廣面關隴北夷為巨

脚南蠻為腫蹄秦王堅淫情且富強欲示遠人以侈懸珠簾于太

極殿前以朝羣臣富室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

飾之又使熊遊造金銀細鐵金為冠以縹之縹音延尚書金部郎

中裴元略引茅茨覆室之事以為諫堅乃悉命去之以元略為連

議大夫夏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歷二年乃

止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秋七月甲午交趾太守杜瑗斬李

遜交州平秦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秦王堅減膳微懸以迎和

氣至于是月乃雨先是有僧涉公者自建元十一年至長安靜處

服氣不食五穀日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有秘呪能下

神龍天旱堅輒命呪龍請雨龍便下鉢中其雨沛然堅及羣臣親

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為國神自是無復旱災至十六年十

二月忽無疾而死既殯五日堅以其神異試問信視之不見其尸

惟衾履在焉至是堅謂秘書監朱彤曰涉公若在豈使朕焦心于

雲漢哉冬十月故武陵王晞卒于新安追封新寧郡王命其子

遵為嗣十一月己亥以前尚書右史鄒情為司空情固辭不起

晉穆帝元之反自號安東將軍鎮軍將軍謝謫之討平之

秦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閭振中兵參軍吳仲帥眾二萬寇竟

陵桓冲遣南平太守恒石虔衛軍參軍恒石民等帥水陸二萬拒

之石民石虔之弟也十二月甲辰石虔襲擊振中大破之振仲退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四晉紀二十四

保管城石虔進攻之癸亥拔管城管城石虔襲破振仲于管水

又都縣城城南又市水注之潁水西南注于河是日潁口西水

又都縣石虔城固山為周晉竟陵郡所治也以此考之管城當

在北獲振仲斬首七千級俘虜萬人詔封桓冲子謙為宜陽侯以

恒石虔領河東太守沈約曰咸康三年征西將軍東亮以司

州縣戶立南河東郡屬州五代志南郡松

滋縣江左是歲江東大饑

王太元七年秦苻堅建元十八年秦大司馬東海公陽平外散騎侍郎王皮

尚書郎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問法之子皮猛之子也秦王堅

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法死見一百卷臣為父復讐

耳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卿豈不知之王皮曰臣父承相有

曰晉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姚世荷晉恩豈敢忘之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皆赦不誅徙陽於涼州之高昌郡皮虓于朔方之北城卒于朔方獄已經旬復剖棺臨視姚尸條忽迴眸鬚髮張裂睛瞳明亮顧迴盼堅親而喜乃厚加贈賻共子迎致其喪南歸冠軍將軍謝元臨哭之因上疏曰故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虓執心忠烈厲節寇庭遂膺禍荒裔痛寘泉壤臣每悲其志以為蘇武之賢不是過也伏願聖朝追其至心表其殊節使負霜之志不墜于地則榮慰存亡惠被幽顯矣乃詔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陽勇力兼人尋復徙鄒善及建元之末秦國大亂陽劫鄒善之相欲求東歸鄒善王殺之秦王堅徙鄒銅駝銅馬飛廉翁仲於長安夏四月秦王堅以扶風太守王永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三

思補撰

為幽州刺史永皮之兄也皮凶險無行而永清修好學故堅用之以陽平公融為司徒融固辭不受堅方謀伐晉乃以融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月幽州蝗生廣表千里秦王堅使散騎常侍彭城劉蘭發幽冀青并民撲除之秋八月癸卯大赦秦王堅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使密具舟師欲東下而伐晉也九月車師前部王彌寶鄒善王休密獸入朝

王清之故晉順流

東下而伐晉也

九月車師前部王彌寶鄒善王休密獸入朝

千秦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

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為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與凌

江將軍姜飛輕車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總兵十萬鐵騎五千以伐西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今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之過舉臣

竊惜之不聽桓沖使揚威將軍朱綽擊秦州刺史都貴于襄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祗書監朱彤曰陛下恭行天討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迴輿東巡告成岱宗日俗崇東岳也特謂大山為岱宗者以其處東北隅與王之間此千載萬物終始之地陰陽交代之所為眾山之宗故曰岱宗也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為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旋師史記武王即位九年東觀兵至丁卯津諸日王可也乃遣師居二年則會八百諸侯紂可伐矣武王了敵子奔周武王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遂滅之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三

思補撰

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牛福德在吳牛女吳越揚州分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荀子曰武王之謀利也東面而迎太歲楊倞注曰迎謂逆太歲也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諱曰歲在北方不可北征武王不從史記齊世家武王伐紂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惟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遂行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按兵積穀以待其變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傍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眾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

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變二也我數戰民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吾謂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爲令主亦非閭閻乘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爾此殘寇使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勢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眾堅曰以吾擊晉校其強弱之勢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

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邪終爲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耳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道安乘閒進言十一月堅與道安同遊於東苑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比降羣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乎且東南卑溼淫氣易構五行之勝則爲虞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復何足以上勞大駕也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被澤乎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無祖伐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宜駐蹕洛陽遣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彼必稽首入臣必不親涉江淮也堅不聽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況人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鷄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鳴者宮室將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鷄鳴羣犬哀鳴廢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常預也堅幼子中山公說最有寵亦諫曰臣聞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之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秦劉蘭討蝗經秋冬不能滅十二月有司

秦徵蘭下廷尉秦王堅曰坡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罪乎是歲秦大熱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畝收百石下者五十石是歲秦關中土燃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 晉紀二十四 毛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二十五 起太元八年 盡太元九年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太元八年 秦苻堅建春正月秦呂光發長安以鄧善王休密歇

車師前部王彌真為鄉導 三月丁巳大赦 始興南康廬陵大

水平地五丈 彗星掃東井秦洛陽地陷 夏五月桓沖帥眾十

萬伐秦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等攻沔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攻

蜀拔五城進攻涪城應陽將軍郭銓攻武當龍驤將軍胡彬攻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 晉紀二十五

蔡廣陵相劉牢之領卒二千為彬後繼六月沖別將攻萬歲築陽

拔之 萬歲城名蓋近雋陽縣漢屬南陽郡晉屬 秦王堅遣征

南將軍鉅鹿公叡冠軍將軍慕容垂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帝州

刺史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軍於新

野垂軍於鄧城 鄧城縣 桓沖退屯沔南秋七月郭銓及冠軍將軍

桓石虔敗張崇於武當掠二千戶以歸鉅鹿公叡遣慕容垂為前

鋒進臨沔水垂夜命軍士人持火炬繫於樹枝光照數十里沖懼

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引兵還沖表其兄子石民領襄城太

守戍夏口沖以蜀陽北接強蠻西連荆郢亦一任之要乃求自領

江州刺史詔許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

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財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